

那年我八岁，她八十，我叫她婆婆，就是祖母，浙江老家的叫法。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家，看到她在灶披间揉面准备做饼，就在旁边看着学着也做了起来，隔壁邻居杨家妈妈见到了就笑我们是八十岁教八岁的。

# 婆婆的味道

曹景行

婆婆做的烂面饼很好吃，做法也很简单。把青菜帮子剁碎做馅，包进揉好的面团，有点像包包子，再用擀面杖擀成薄饼。菜馅的汁水渗到面里，擀好的饼就变得软软的，所以婆婆叫它烂面饼。放入煤球炉上的小平锅里煎烤至熟脆，飘散出的菜叶清香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味”力，尤其黄昏时分。

家中的破衣碎布她全都收起来，每过一阵子挑个大晴天，就会在家门口墙壁上斜搁起一块铺板，准备好一碗浓米汤。她翻出包里的碎旧布片，仔仔细细用米汤一片片“浆”到板上，一层又一层，晒干成一大张“硬衬”。把“硬衬”剪成脚掌大小叠起来，就可以扎鞋底了。

扎鞋底可是力气活，更是功夫活，估计“扎实”一词由此而生。麻线是婆婆用黄麻皮手搓的，外面打上的蜂蜡也是乡下带来，褐黄色一团硬硬的，把搓结实的麻线从面上的小沟勒过去。如果一寸十针，婆婆扎一副鞋底大概要几百上千针；也说不准，因为脚有大小，她自己的小脚鞋底一定最容易做。

每一针，先用钻子在鞋底上扎个孔，再把两股

麻线对穿过去，两手使劲勒紧，然后扎下一孔、下一针。最后用切刀把周边整平，一副又硬又结实的布鞋底就完工了，试过用来打手心，好疼。别看扎鞋底花功夫，婆婆只要手不停，我们脚上的鞋底还没有穿“塌”，新的已经做好。

她有一只小旧皮箱，里面装满了扎好的鞋底，她还有全家每个人的鞋样。我妈妈说过：“世上只有媳妇做鞋子给婆婆穿的，少有婆婆做鞋子给媳妇穿的，可是我啊，脚上的鞋底就是婆婆替我做的呢！”后来婆婆在北京去世，家里还留着那一箱她扎好的鞋底，可惜没有保存一些到今天。

在我姐姐的记忆中，婆婆纳鞋底用的麻线，是她后弄堂墙边一条尺把宽的泥地上种了麻，用麻的茎晒干搓成的。她还让我们给她采桑叶，在家养蚕，让蚕结茧，煮茧抽丝，再把各种花揉碎取汁，给丝染色，在房间里搭起



内蒙古额吉 (水彩画) 蒋智南

简易织机，织出有颜色的丝带，做裤带、鞋带用。“她织的丝带我现在还藏着。她让家乡人带来麦秆，她会编扇子(团扇)，我也藏有两把！”姐姐说。

婆婆身上有一股农村妇女极强的生命力。她三寸小脚走路有点摇晃，八十多岁时却可以一人从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来回北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居然不用家人到火车站接。我祖父去世时她五十多，掉了全口牙却坚持不装假牙，此后三十多年全靠上下牙床对付三餐，多素少荤，吃肉时用手撕开放嘴里磨。

我们家喜欢吃的面食“猫耳朵”，也是婆婆带来的一种“美食”，家乡叫“小麦铃”，有点像贝壳状的意大利粉，但那是机制的、干

的。我们想吃猫耳朵就自己和面现做，不能太软，否则在竹匾上搓不出一个个小猫耳朵的样子，会黏住。我有时也凑热闹帮婆婆一起做，只是在竹匾上用力搓多了大拇指会疼。

我还跟婆婆学过做豆腐乳。就用家里旧五斗橱的大抽屉，先铺一层稻草，放上切成小块、晾得半干的老豆腐，再铺一层稻草。过几天揭开面上的稻草，豆腐上面已长出寸把高的白毛，后来就变成豆腐乳的那层外皮。婆婆还会做豆豉，说是家乡孩子一顿早饭每人只分给七粒“佐餐”。

最近几年表哥家从老家搬到上海，我不仅重新尝到婆婆的味道，更知道兰溪小吃之多之美世上少有。食材也好，表哥每年做的梅干菜香味十分浓烈，可以惊动楼上楼下的邻居；加上金华地区特产的两头乌猪肉，刚出锅的梅干菜烧肉曾让我上海朋友连吃三碗白饭。

表嫂和她女儿做的拿手菜和点心实在好吃，就算炒个土豆片每次都会光盘。她们包的粽子除了美味，还特别美观，每个都用红棉线仔細绕。说起粽子，我们一定会想到嘉兴“五芳斋”；其实“五芳斋”正是兰溪人去那儿开的，只是今天没人会提起。

兰溪美食为什么外面少有人知道？也许是地方偏远了一点。但现在高铁发达了，从上海、杭州去黄山的高铁把那儿的山水串成一线，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朋友关注到兰溪，特别是那儿的美食和小吃，其他地方哪有！

我们老家梅江的蒋畈村，原属金华下面的浦江县，后来划归兰溪，应该不是富庶之地。婆婆七十多从乡下到上海同我们一起过日子，也带来了许多家乡的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比如那几年我们全家大人孩子脚上都是她手做

“放題”是日文，接在动词后面表示：随便、自由、无限制等的意思，譬如，“食放題”就是随便吃，“饮放題”就是自由饮的意思。

我们那时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贫，学费、生活费等等费用都要靠课余打工挣来，平时吃得相当简单，就是日本朋友请客，也大多是所谓的“怀石料理”，高级是高级，但不能尽兴，一道道的小菜，像孩子过家家似的，刚刚吊起胃口来，便没了，往往别人请客吃饭，结束后自己还得去吃上一碗拉面什么的才能够饱顿，因此放題则是最开心的事情。但那时放題基本都是三四千元，换算人民币100多元，国内工资都在几十元的年代，花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去放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吧！所以“放題”在我们穷留学生圈子里委实是个有诱惑力的词眼。

日本的放題，品种都比较单一，譬如烧肉的食放題，就全是牛肉，烧鸡的食放題，就只有一串串的鸡肉。不过也有例外，就是那些三四流的小宾馆，为了招揽客人，也兼广告的作用，某一天会有放題活动，这种场合品种就丰富了，可以说有鱼有肉有菜有酒。记得第一次放題就是在一家这样的宾馆里，开始与普通餐馆一样客人入座，菜单点餐，服务员上菜，但那可是放題呀！所以老实不客气，挑好的贵的点，菜上来了，都是一盘盘小碟子，东西也只是点点，我们则是充分发挥使用筷子的技巧，将筷子往盘子里一插，夹住食物轻轻一卷，基本上一盘东西就报销了，马上接着下一盘，真正是风卷残云，快意人生！

# 放題

祝子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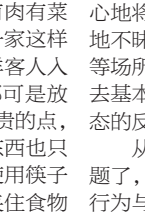
中国和日本人的食文化有差异，最典型的是宴席上筷子的置放，中国都在竖放，日本则是横放，窃认为，这样筷子的放法可以映射出一种食文化的心态。具体说来，中国人讲究直来直去，好吃的就不客气地使劲吃，自助餐是畅吃，那当然就该放开肚子，平时吃七八分饱，今天则必须吃十分，甚至十二分饱才肯罢休，那些自助餐时哄抢的行为，就是这种心态的最好的注脚。日本的筷子横放，则表达一种保守，自敛的心态。放題时别人都去哄抢，自己则等一等，慢慢来不着急。这种行为，有人说是素质问题，但我认为，决定素质的还是文化和心态！

再说一句题外话，中国的道德中有拾金不昧之说，但日本没有，他们认为你一旦“拾”了，潜意识中就有了“昧”的成分，只是由于种种客观因素，譬如边上有人的什么，才违心地拾到东西交出去。你如果真心地不昧，就不应该去拾！日本电车、饭店等场所客人忘记的东西，事后想起再回去基本都能失而复得，或许也是一种心态的反应吧！

从放題说到拾金不昧，好像有些走题了，目的是想说明思维不同所引起的行为与结果则是截然不同的！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 旅游散记

王养浩

凤凰古城 边城今宵望不眠，六记缘由江月天。凤凰传奇夜夜是，倾侧无数画中山。

登梵净山 梵天净土出善念，金殿佛寺入眼帘。中帼何时让须眉，英气焕发登攀间。

铜仁锦江 碧波泛泛几叶舟，遥闻钓翁笑声稠。铜仁细雨轻轻下，一丝乡愁上心头。

注：“边城”系沈从文的小说，“六记”指画家黄永玉画集“永玉六记”，沈黄均系凤凰古城人。

同时想方设法挖转国统区银行的资金，支持共产党驻沪企业发展之需。淮海战役打响后，上海与苏皖边区交通断绝，汇兑业务戛然而止，脑筋活络的许振东多谋善断，当即通知钱庄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存储起来，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又设立了数家进出口商贸公司，依仗鼎元钱庄的资金调度，采购紧缺的军需物资暗中运往解放区。

# “红色地下金库”在行动

黄沂海

当机立断，说干就干。许振东回到上海后，着手筹建鼎元钱庄，办公地点设在金陵东路79号仁泰钱庄楼上，上海地下党组织也派出了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橡三位同志协助工作。没过多久，鼎元钱庄在四川路滇池路口开门揖客，按照既定方案，做的头号生意是“外汇”业务(当时根据地吧国统区的货币称为“外币”)，开拓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服务渠道，突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达成苏北与上海之间的款项转汇，

上海延安西路与南京西路交叉口，生着几株高大的泡桐，有四五层楼高，每年四月开花，一树淡紫，典雅轻盈，不逊桃杏。此种情景，他处难见。

如果你沿着一条马路走下去，会时不时碰到泡桐，往往是高且粗壮，但都很孤单，身边基本上没有同类，而且它们所占据的位置，不是路沿，便是墙根，显然，它们不是某个园林体系的一部分，它们是孤儿，是独自顽强地生存下来的。

泡桐的种子有小小的翅膀，我以为，这些零星的泡桐，是风与鸟的杰作。它是速生的，生命如时光隙隙中的那匹白马，生长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个城市的街道上种什么树，显然不是某个人决定的，必是综合了此地之气候、养护成本等，但文化因素也在其中若隐若现。日本白幡洋三郎所著《近代都市公园史》中讲了日本的情形，日本的“街路树”理论完全是欧化的，十九世纪末，有关人士观瞻了维也纳世博会之后，在一份报告中提出，随后影响了街树的规划与审美。当时有造园家认为，柳树垂下的枝叶会妨碍交通，樱花虽美，却易生病，害虫会侵扰行人，而枫树则难以布荫。这颇费周章的选择标准背后，隐含着“近代化”的象征与人们的欧洲情结。

上海的行道树，法国梧桐居多，泡桐虽然也沾了个桐字，命运却不一样。十九世纪下半叶，这座城市开始有行道树的时候，泡桐曾经是其中之一，不过百年光景，便被清理门户。

大约十几年前，本地报纸上有过一则新闻，泡桐树在台风季表现不佳，多有倾折，将不再作为行道树使用。我见了这个消息，有很多困惑，翻了《城市园林绿化手册》《上海园林植物图说》《园林树木1000种》等，找到玄宏科，大致弄清了毛泡桐、白花泡桐、楸叶泡桐的区别，但这些工具书无一例外地说泡桐是良好的行道树，却也指出它的劣势，怕水、不耐涝。显然，狂风骤雨暴露了它的软肋。从那时起，我倒是陆续在街头看到一些新的树种，有的直到今天，也搞不清名字。

北京每年都有新闻是，杨花飞，市民怨。这景观，我是见到过的，有年春天，从机场出来，杨花如雪。吾乡街道两侧亦多植杨树，眼见它一年年粗壮，但此木中不实，根系却发达，沥青路面都给拱了起来，最终退出了行人的视线。估计北京的杨花也不会再飞几年了吧。泡桐却没有给城市添那么多麻烦。春天，一树小喇叭，甚是壮观。曾于雨夜，遇到一树桐花，街灯下，冷艳无双。古诗中桐花万里的情景动人心魄，但城市中永不可见了，这些孤独的精灵不知道下一个春天的事情。

城市是一个奇怪的朋友，它越来越快，却格外垂青生长缓慢的树，如果你来历不明，就更加危险。泡桐之外，构树的遭遇也令人同情。我曾在一年中看到几次几乎相同的电视新闻，某小区内，野树生在墙缝里，威胁房屋安全，物业经园林部门批准，将其锯断移除。我从前的邻居院里，也有一棵构树，几年时间便浓荫密布，后被连根除掉，人们对光的需求，超过了对绿色的渴望。

有用与否，常常是人类对植物价值判别的标尺。但做不了行道树的泡桐岂是百无一用？非也。十几年前，因为工作关系造访一家乐器厂，泡桐是这里的骄子，其木质疏松，一向多为柴薪，然制作音板，据说音质颇佳，价廉物美。此中翘楚，兰考泡桐也。不过比起焦尾琴用的那截梧桐，还是略逊一筹。任何事物，需求总有不同的。今日国中，琴童遍地，泡桐以另一种方式杀回城市，这次它们已经无心占据街衢，它们登堂入室，彩云追月，高山流水，如泣如诉，俘获了无数心灵。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夜光杯

元钱庄在兵戈扰攘的时局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许振东寓处经常有苏北根据地来客借宿，衣着打扮通常与大都市格格不入，容易引起猜疑，许振东夫妇就把自己的衣服改了让他们穿上。一次，许振东嘱夫人陪同解放区同志上街采购物资，进入一家绒线店时发觉有人盯梢，赶紧与同行者使了个眼色，加快脚步穿过几条弄堂，甩掉了“尾巴”。长期生活在如履薄冰的危险环境中，许夫人变得十分机警：“我们刚进去，就有两个人跟了进来。哪有男人逛绒线店的？！”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鼎元钱庄的特殊使命行将结束。依傍滔滔黄浦江水，邓克生和许振东的两双手又紧握在一起，他们之间交流，再也无需使用以往的联络暗语和商界行话了。

“满怀信心和希望，留驻黄浦江畔的银行家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上海早晨 责编：龚建星

# 城市的精灵

李涛

李涛

李涛

李涛

李涛

李涛

李涛

李涛

李涛

李涛